DS
735
A2Y86
1771a
v. 3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己亥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冤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荊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

巢鴟張狼豪野性難馴其表請廣州並非誠于歸順特以甫經敗衄聊藉此息肩且窺朝廷舉動耳揆之理勢俱無可允從彼斤斤於市舶寶貨者既昧事體重輕而思以率府告身相餌尤為闇於料敵及廣南既陷猶不肯從高駢大庾趣擊之謀養癰貽患益日深一日矣

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是。永州。隋置。今湖南永州府是。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爲鎮海節度使。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爲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爲鎮海節度使而書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考唐書崔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徙荊南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爲鎮海不書安潛爲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後載于此今補注于後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州人。作亂。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係奔朗州。遣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

巨容傳聞外之寄賊方敗寇有負可乘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晸旣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熾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爲尤甚也

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寇宋亳遂掠申光詔諸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 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鬭雞。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商賈

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安潛先爲忠武節度使。田令孜爲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爲田。敬瑄素微賤。爲餅師。求兵馬使。不得。旣而安潛代高駢鎮蜀。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敬瑄因緣令孜。得隸神策。累遷大將軍。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

以鄭從讜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

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異況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蕖之比時人乃目之爲小朝廷唐宋人心幻妄不知明別尊卑於此可見

河東軍屢亂。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字子長。崇魯。字郊文。皆政會七世孫。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爲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爲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昭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注見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事具前。）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上命宰相議之。盧攜

駢自復安南鎮成都移節淮浙所向有功其鋒頗銳至是乃畏賊如虎則以始乘激發之氣尚足有爲迨其怙功反覆[illegible]意橫於中

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爲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卽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寧府。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

是以一蹶不振如明季左良玉始爲流賊所嚙未幾而自就沮喪首鼠難支識者觀將材可以知世運矣

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
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晸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晸。悉衆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朔節度使。討李國昌。
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蘇鞨別部。居于陰山。靼。當割反。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
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
可舉遣兵邀之于藥兒嶺。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大破之。
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
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
靼。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

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於朝廷與衆人無預也京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

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將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宗權（上蔡人）爲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時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溵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溵水。注見前。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朝廷）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爲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即禁谿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入。夾攻潼

賊氣方熾撲之猶恐不熄燎之益致蔓延豆盧瑑之謀卽行亦無異揚湯止沸況巢之凶猾更非爵位可以羈縻廣南覆轍尚不足監乎盧攜沮止之未爲無見僖旣不用其言後乃從而歸罪死非其辜不特無以慰謀國之懷亦徒貽賊人之笑耳

闕。闕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

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爲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裴澈。休從子。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于攜。貶爲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長慶初。李寰以博野兵三千援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援兵至渭橋。見新軍。田令孜所募。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

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傑卽昭宗餘無考）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灞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

為太尉。命朱温屯東渭橋。温碭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　胡三省曰。朱温始此。　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

故悲耳民閒開者莫不泣敵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萬年人）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祁人）與戰大破之遂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委靡降賊真所謂亂臣賊子也迨困於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乃顧藉口於屈節紓患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入援。

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巢。既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寘之子。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平章事。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巢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屯于崞西崞縣之西也崞縣注見前友金因說景思曰吾

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注見前。）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上卒欣悅。

官軍初至居民讙呼出迎爭先擊賊是時人心之望救拯於水火自宜亟為保禦安輯而宗楚輩師律不整致賊伺隙掩至自喪其軀固無可委咎乃鄭畋遠在盩厔不早入都城熟籌善後坐俾長安萬戶流血成川雖有傳檄微勞安足掩其過乎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即茱萸灣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唐奄寺監軍之惡稔矣。其中亦竟有忠義奮發如楊復光者。而周岌輩以方鎮大臣甘心臣賊。雖中道疚心。其視東都留守灞上金吾之望塵迎謁相去豈容一間乎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内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皆許州人。王建。字光圖。舞陽人。

韓建字佐時。長社人。張造李師泰亦皆許州人。龐從曹州人。後更名師古。等。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無可考也。將之。時朱温方陷鄧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温敗之。遂克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蜀軍。客軍。從駕軍。都頭。唐中葉以

後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爲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士卒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目琪曰汝有功耶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契丹數十戰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琪至江岸兵衆皆散唯一吏從琪解印劒授之令齎詣陳敬瑄且教之曰汝見陳公言郭琪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陳公必據汝言懸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遯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言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司戸遣人沉於蟇頤津在眉州東蟇頤山下臨江津即玻璃江也聞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爲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亭去徐州七里因名。幷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爲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尋殺之。溥嘗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凝古父損。爲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鞫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損乃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以下有司功司戶諸佐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及弟審邽字次都審知字信通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胡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州在揚州府江都

縣南汀濱有城爲南北襟要地。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爲深仇。騈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騈上表託以寶將爲後患。復罷兵還府。騈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爲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辟召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四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在西安府富平縣）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

駢既移鎮淮南。實拒巢要害。且其軍容甚武。屢挫賊鋒。是當時力能制賊者。惟駢一人。乃井蛙自尊。心藏叵測。始而擁兵擅利。惟恐人分其功。繼則堅壁老師。坐視諸將之敗。甚且托疾以養賊勢。縱賊以窺朝廷。都統三年。蹙地喪卒。江淮數千里。莽爲盜區。非駢之

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賣人爲糧。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駢好神仙。寵信方士呂用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于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擲銅器于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姦謀。乃言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

罪其誰之罪乎迨兵柄既解讒㛍謟言肆爲悖逆而不顧其罪更不容誅矣

肯降臨耳。縣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縣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西蜀夷有阡姓。因公事違期亡命爲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于是羣盜並起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官軍恐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繫虜以來不知何罪。既而峽賊韓秀昇唐書作故涪州刺史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郎三峽之路。爲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雲安後周縣今曰雲陽屬四川夔州府縣有鹽井。淯井在四川敘州府長寧縣北產鹽。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史傳不詳里系爲都招討指揮使先討阡能等平之

仁厚獲阡能諜者。溫言慰問。謂曰。汝歸語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甲迎者。當署背爲歸順字。遂縱之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眞降。渾擎窮而走。衆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乃署降衆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渾擎已降。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衆皆不應。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以獻。仁厚出兵凡六日。五賊皆平。

餘衆悉降。明年。敬瑄復奏以仁厚爲行軍司馬。討峽路羣盜。仁厚攻焚賊寨。鑿沉其舟。賊精兵盡在舟中。而資糧子女。則皆在寨。仁厚訪知之。乃揚兵江上。久之不戰。潛遣千人直薄賊寨。火而譟之。賊率舟兵救火。仁厚令善泅者鑿其舟。皆沉。衆惶懼多潰。仁厚遣兵于要路遮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問狀。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獨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仁厚愀然。械送行在斬之。

秋七月。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唐縣。今爲江西瑞州府治。人鍾傳。聚蠻獠。

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唐置。今屬江西。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注見前。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漢縣。今為江西建昌府治。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存昌據信州。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兵圍之。會城中夜起火。諸將請急攻。傳曰。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為宿州刺史。漢宏怨朝廷賞薄。乃復以為浙東觀察使。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將兵二萬。營于西陵。注見前。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

朱温見黃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温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青州人）爲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字禹川河間人）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

苟獨不丢。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濬以諫議大夫爲判官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皆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巢之弟。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自韓允中

據魏博。至簡凡二世。十二年。詔以爲留後。賜名彥禎。尋以爲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卒。以其子鎔爲留後。（鎔生方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於革反）藍田道（所以通武關南走之路。）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字化源。合肥人。後更名行密。）爲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屢遣戍。行愍過辭。都將陽爲好言。問所乏。對曰。唯少公頭耳。即斬之。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不能制。薦於高駢。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

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愼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爲騎將。胡三省曰。楊行密事始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克用時年二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

初。陳州刺史趙犨。陳州宛邱人。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碓磑。并骨食之。號其處曰舂磨寨。已而犨求救于鄰道。朱全忠救之。

敗賊于鹿邑。全忠遂據亳州。鹿邑。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以劉謙一名知謙字德光。其先上蔡人。後家南海。爲封州刺史。

初。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屢擊盗有功。故有是命。胡三省曰。劉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予其忠于王室也。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

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唐時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者。謂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克用遣

其弟克修（字崇遠）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磁邢洺）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楊復光八都將之一）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楊復光既卒。故晏弘散而謀割據。）

甲辰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告使（奉僕射告身及監軍于師立者）

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兖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兖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兖州。

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

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至滿渡。胡三省注。汴河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南。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

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拔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親兵薛志勤扶克用隨電光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殪之。克用還軍中。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言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歸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韓嗣昭、張嗣本、駱嗣恩、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所謂義兒也。李嗣源。即後唐明宗。始見此。韓嗣昭。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張嗣本。鴈門人。駱嗣恩吐谷渾

部人。張存信、回鶻張政子。孫存進、振武人。王存賢、本名賢、許州人。安存孝、本名敬思、代州飛狐人。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先是。高仁厚至德陽。此唐所置德陽縣也。今屬綿州。漢故縣。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仁厚陳于關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詐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還。遂進圍梓州。東川節度所治。久之不下。仁厚乃爲書射城中。遣其將士諭降。及是。鄭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後仁厚爲陳敬瑄所殺。

尚讓敗黃巢于瑕丘。注見前。賊黨斬巢以降。

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

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天平節度使朱瑄。新舊書。五代史。俱作朱宣。宋州下邑人。徐無黨曰俗以宣爲瑾兄。于名加玉。非也。今從通鑑作瑄。擊秦宗權。敗之。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瑄先爲天平牙將。署濮州刺史。留後曹存寔戰死。瑄守鄆州有功。拜節度使。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三軍。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馮智舒曰在徐州沛縣即古互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

朱李曲直本不待辨且克用既不乞師于朝復知稟命于上節因而下詔詰責全忠暴其賊害有功之罪于義未嘗不正乃累旨不分一意依違和解李之獨馭無方國威遂替逆藩跋扈日就陵夷則姑息之貽禍更烈亦可觀矣

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皆赦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李克用之還晉陽也大治兵甲奏表自陳爲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没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鎭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爲二。潞爲一鎭邢洺磁爲一鎭。

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爲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爲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

討晏弘。晏弘棄興元。陷襄州。劉巨容奔成都。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其方不與。後遂殺之。滅其族。轉掠房鄧。還據許州。節度使周岌棄城走。晏弘遂自爲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節度使。後二年。秦宗權陷許州。殺晏弘。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

初。宦者曹知愨。華原人。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嵯峨山。注見前。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將王行瑜人。邠州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爲福建觀察使。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略也是以坐縻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靦顏表請還朝不特庸儒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況當戎馬倥偬特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爲姦人窺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之戚耳史贊乃稱其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不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龍軍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盜殺中書令王鐸

先是鐸以朱全忠驕悍難制表請還朝詔徙鐸義昌節度使太和中置治滄州鐸厚于奉養及是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圖而殺之據其侍妾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

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剪其殘暴又甚于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烟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詔招撫之

車駕發成都。

王緒陷汀漳二州。皆唐置今俱為府屬福建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兎縱横。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

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范陽人。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漢縣。今屬盧龍正定府。裨將劉仁恭。深州人。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蒙羊皮襲盧龍軍。復取易州。

夏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遣將孫儒。河南人。陷東都。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

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雞犬。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手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司戶。尋賜死。

八月。以趙犨爲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爲將軍。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令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舍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隋縣今屬福建泉州府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爲將軍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唐縣今屬福建延平府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

請潮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既而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畧。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邠州人李昌符昌言之弟。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

先是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安邑。解縣。兩池。舊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徙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泰寧節度使。方鎮表。昭宗乾寧四年。始賜號沂海節度使爲泰寧軍。此云泰寧。蓋史臣追叙之文也。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李昌言卒。表以昌符爲節度使。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

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于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耻。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于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

EAST ASIAN LIBRARY

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刼帝如寶雞。卽漢陳倉，唐改名。陳倉注見前。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刼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字羣懿。審權子。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字化文。戣之孫。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蒲晉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召玫亟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宣詔。蕭遘裴澈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史趣百官赴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而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注見前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于行宫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比明車駕纔入散關

玫至。攻不能克。嗣襄王熅。肅宗元孫。以疾留遵塗驛。唐書熅本傳驛在石鼻。石鼻城。在寶雞縣東。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重榮與玫昌符。復表請誅田令孜。

三月。帝至興元。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歸朱玫。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字正已。京北人。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同平章事。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唐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遙領壁州唐置。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是刺史

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上之在寶雞也孔緯度朱玫必反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已發而玫兵至微緯言幾殆及是以緯與杜讓能俱同平章事讓能從上在險難中未嘗暫去左右上勞之曰古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世蒙國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煴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字光業餘慶從孫同平章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十減

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于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廹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使遘爲册文遘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爲之以昌圖同平章事玫以蕭遘爲太

駢本悻悻小人怨望不已浸成跋扈至勸進朱玫而逆蹟更顯著矣用之雖亦遂允而效之不旋踵而變起肘腋傾覆身家殆天道之巧於示報歟

子太保溝稱疾辭。其弟蘧爲永樂令往從之。

永樂唐縣宋省故城在今山西蒲州永濟縣。

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力薦楊復恭爲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

朱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咨禀。駢頗疑之。欲收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于其黨鄭杞。杞曰。寧

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爲楊復光養子。冒姓楊氏。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興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州。後周置。明爲縣。今屬陝西漢中府。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重榮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

册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蔚州人。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因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即後魏武興郡。注見前。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拒之。胡三省曰。李茂貞始此。

以周岳爲武安軍節度使。

初。江西將閔勗。唐書作頊。戍安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自爲

留後。詔以爲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朗州。滿本漁師。高駢在荆南，擢領蠻軍，從駢廣陵，逃歸，聚衆據州。陬溪武陵地。人周岳據衡州。岳嘗與滿鬬，欲殺之。及聞滿已得志，遂陷衡州，逐刺史。石門隋縣，今屬澧州。蠻向瓌據澧州，集夷獠數千，攻陷州城。詔皆授爲刺史。至是岳發兵攻潭州。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詔更欽化軍曰武安，以岳爲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爲留後。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

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已而詔以昌爲浙東觀察使。鏐爲杭州刺史。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還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爲奉迎。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函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

EAST ASIAN LIBRARY

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殷盈孫侑之孫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字銳端蔡州郎山人。戍蔡州。拒黃巢。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字國維濮州濮縣人本名言後賜名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胡三省曰。馬殷始見此。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昏于克讓。而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

丁未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

胡寅以蕭遘之罪與裴鄭身相襄王者有間會不思身爲輔臣前不死難後不死節靦顏甘受僞命何欲以辭疾自文律以春秋之義皆誅復何辭哉

定節度使。時以洋州爲武定節鎮。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誅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胡寅曰。蕭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僞册。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人力爭。而不爲遘區別。惜哉。

車駕至鳳翔

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廩給。軍中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兵亦叛。寶奔常州。浩迎度支催勘使薛朗入為留後。高駢聞寶敗。遣使饋寶以虀粉。寶怒。投于地曰。若有呂用之在。難方作。毋誚我。已而錢鏐迎寶至杭州。寶尋卒。鏐遂取常潤。擒薛朗以歸殺之。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許州人。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材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

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即古西漢水源出秦州嶓冢山逕階州寧羌又南逕四川之保寧順慶諸府下流入于涪水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張虔裕綦毋諫皆許州人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以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于用之乃夜與百騎

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劒（淮南人。名雄。善用劒。故謂之神劒。）割臂瀝酒飲之。推師鐸爲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亦用之之黨。）神劒請留高郵。師鐸。漢章。以兵前至廣陵。（城中驚擾。用之不以白駢。駢登閣聞喧譟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已隨宜區處。倘或不已。止煩元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用之慚懼而退。）師鐸以廣陵城堅。兵多。遣其屬孫約詣宣州。乞師于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

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浸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若亟止秦司空彼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不復見既而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患兵少以朱珍（徐州豐人）爲淄州（唐置今濟南府淄川縣是）刺史募兵于東道珍至淄青旬日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還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于兗鄆朱宣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時全忠已併義成軍）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諜。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遣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衆歸之。時神劍求貨于師鐸。不得。故怒而歸行密。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已而秦彥悉出城中兵。使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行密積金帛糧米于一寨。伏兵其傍。自將衝陳。兵始交。行密陽敗。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爲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本姓胡。楊復恭養子。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

全義字是時能以撫流散招懷為務在有司中可云錚錚傑出者特其入朝晉暮梁依草附木雖有善政無裨國用寘田舍一夫又何足稱之有

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李茂貞討之。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牙將常行儒作亂。攻重榮殺之。制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執行儒。殺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于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于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

招懷流散勸之樹藝𥼶其租稅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觀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爲之置令佐以治之

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己攻之無名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襲曹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在曹州府范縣西南）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朱珍尋拔濮州進攻鄆州朱瑄遣其將詐降于珍珍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珍走瑄復取曹州）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初李克用素薄濬之為人及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朝廷採其虛名而用之異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秦彥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

姪。同坎瘞之。楊行密聞之。飭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初。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

冬。十月。楊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黏土也。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收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長安人。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于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揚州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屠之。張神劍逃歸揚州。行密殺之而阬其衆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尋爲孫儒所殺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

全忠以書假道于溥。溥不許。徐汴。始搆怨。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豐州人。畏之。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己。謀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本姜郅。燕人。宗弼本魏弘夫。許人。宗侃本田師侃。許人。宗弁本鹿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

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軍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斬呂用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怨家刳割立盡。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桎梏而釘之。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兵擊擒之。

詔以全忠爲都統。代時溥。諸鎭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朱全忠之兼淮南節度也。使其將張廷範（本優人。）致朝命于行密。以行密爲副使。又以李璠爲留後。廷範至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鎭。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爲留後。（時李璠爲時溥所襲。不得至廣陵。）

帝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字德孚。貴鄉人。）知

留後事。

彥禎驕泰不法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爲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已從訓逃出彥禎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爲僧衆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既而弘信殺彥禎及從訓詔以弘信爲魏博留後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初罕之與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怨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

耕稼。專以剽掠爲資。至是悉衆攻降絳州。進攻晉州。全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罕之踰垣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于李克用。已而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以丁會壽春人。爲留後。全義復爲河南尹。全義德全忠援已。盡心附之。罕之據澤州。日事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三月。戊戌朔。日食旣。

立壽王傑懿宗第七子。爲皇太弟。帝崩。太弟卽位。是爲昭宗。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

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敏。後復更名曄。太弟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既踐祚。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中外忻忻焉。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行密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禮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　孫端。和州刺史。張雄。泗州漣水人。先據蘇州。後屯上元。趙鍠。秦彥赴揚州時。補爲宣歙觀察使。銅官。山名。在池州府南陵縣西。元和志作利國山。出銅。

以郭禹[本成汭，青州人。因亡命，更姓名。]爲荊南留後。

禹初爲荊南節度使陳儒[江陵人。]牙將。會荊南叛將張瓌[滑州人。]襲江陵，逐儒而代之。[時雷滿屢攻掠荊南，儒以瓌爲行軍司馬，使擊滿，瓌因還兵攻逐儒。]欲殺禹，禹亡走，襲歸州據之。既而秦宗權遣兵攻江陵，久之，[凡二年。死者相枕。]城陷，瓌死。至是，禹擊荊南，守將王建肇棄城走。朝廷以禹爲留後。[荊南荒亂之餘，民版無幾。禹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未再朞，自占者萬餘戶。時鎮國節度使韓建勸課農桑，亦以治顯。人謂之北韓南郭。其後詔以禹爲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爲成汭。]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蔡州中州城也。]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欲以威制強藩昭宗爾時尙屬有志振作顧以兩川重鎭委任不得其人安望其能綏靖乎劉王建潛萌異志而昭度庸鄙不足與之抗衡無怪西蜀之漸爲蠶食也

寨以環之。

六月。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尙彊。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請據邛州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鎭。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幸蜀。徒行疲乏。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抶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

統軍等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冬十月葬靖陵在陝西乾州東北

史臣曰懿僖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皇帝

己酉龍紀元年春二月秦宗權伏誅

先是蔡將申叢執宗權以降朱全忠檻送京師至是伏誅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于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遂斬于獨柳孫揆字聖圭武水人

三月進朱全忠爵爲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洺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洺方立遣大將馬溉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為用慙懼飲藥死弟遷素得士心衆舉爲留後求援于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虔裕琅邪臨沂人將精兵赴之

以楊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先是行密自糝潭鎮名在廬州府無爲州南濱江濟江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鍠將蘇塘將兵屯曷山亦名西合山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南行密擊之塘大敗行密遂圍宣州至是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字德仁合肥人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

帛。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胡三省曰。徐温始見此。

鍠將周本宿松人。勇冠軍中。行密以爲裨將。鍠之敗也。左右皆散。惟李德誠西華人。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詔以行密爲觀察使。朱全忠與鍠有舊。遣使求之。袁襲勸行密斬首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先是。全忠遣兵攻徐州。大破其兵。宿州降。至是。全忠復遣朱珍拔蕭縣據之。時溥與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陝州人。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怒。斬唐賓。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後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軍中始安。七月。全忠至。珍出迎。執而誅之。進擊時溥。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

軍中推其子師範爲留後。

十月。帝祀圜丘。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褑睽桂反衣裾分也。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袍下施橫幅緋紫各視其品。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謂冕服佩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岀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者始服劍佩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皆不法。上

怠，不。不政事多謀于宰相。孔緯張濬勸上稟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叛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朞年，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于政事堂班見百僚，于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天武都頭 田令孜募新軍為五十四都，天武其一也。判不集，謂判臺中，不使集百官。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克用固非始終忠于唐室之人然既有興復功豈應首議削除況爾時朝命本不能致討特欲藉力三鎮徒快其并吞私計耳然使克用果滅則三鎮益彊仍爲國患矧克用又未易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四

唐

昭宗皇帝

庚戌大順元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會諸道兵討克用。

李克用既克磁洺。前事具 復拔邢州。孟遷力詘。執宣武援將王虔裕以降。既而又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求救于盧龍李匡威。匡威將兵赴之。克用將安金俊戰死。克用乃引還。于是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上命集羣臣議之。初。張濬本由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復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滅而徒授之口實卒之一博不勝轉不得不屈體調停使諸藩效尤脇制是直甘心瀝鳩自斃范祖禹死疾膚贅之喻猶不足盡之

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時三及全忠請討克用。濬因此欲倚外勢以擠復恭。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言克用不可討者十六七。杜讓能。劉崇望。字希徒。崇龜之弟。龍紀元年。同平章事。亦以爲不可。張濬獨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鎭。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日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楊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鎭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謂諸鎭與俱。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上以二相言協。僶俛從之。曰。玆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爲河東行營

都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僧孺之孫。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日。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之。餞濬于長樂坡。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益忌之。

長樂坡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北。即滻水西岸。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慚憤成疾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為留後。潞人素樂克修簡儉。以其死非罪。憐之。而克恭驕暴不習軍事。將士胥怨。昭義有勁兵。號後院將。克用將圖河朔。令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劉友益以孫揆不備不虞故不書揆節度尹起莘以朝廷師出無名故不書揆死節及克用拒命此皆泥于綱目字句拘論未爲允當夫揆將兵趣潞中路遇伏遭擒是乃出其不意至

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西沁州。霸刦其衆以叛。牙將安居受因之作亂。攻克恭而焚殺之。附于朱全忠。已而居受爲衆所殺。居受召霸。霸不至。因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秋八月。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揆死之。綱目作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今依唐書昭宗紀改書。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在平陽府靈石縣西南。今日南關鎮。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後魏縣。今屬潞安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于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張濬

被執不屈罵賊捐軀大節卓然可紀詎得衆小疵以貶之若克用抗敵王師戕害節使且施鋸以洩其忿殘忍殊甚又豈可推原東始曲爲寬貸耶

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使掞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秦縣。今屬潞安府。）西谷中。擒掞。及中使韓歸範。獻于克用。克用欲以掞爲河東副使。掞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鋸不行。掞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夾板。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九月。李克用復取潞州。

先是。汴軍圍澤州。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是。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出鬭。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衆遁走。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棄城走歸。全忠時軍河陽。聞之。亦引還。是月。李匡威攻蔚州。李嗣源擊走之。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畧。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王建克卭州。

先是。建攻卭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以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儒率所部降建。儒登城。見建兵盛。嘆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名宗儒。建留張琳許州人。為卭州招安使。引兵還成都。于是簡資嘉戎四州皆降于建。簡州唐置今屬成都府餘注俱見前。及是建攻卭州益急。城中食盡。救兵不至。毛湘謂都知兵

湘力守孤城無援效命可謂能死其職視楊儲之率衆出降相去奚啻倍蓰但爾時邛州猶唐封域湘雖令孜親吏實爲唐守土乃不曰不負朝廷而曰不負軍容則于大義全未明曉一語之謬其死輕若鴻毛惜哉

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湘本令孜親吏。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以降。建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兵復還成都。已而建取蜀州。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于趙城。注見前。十一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

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兵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濬與韓建拒守晉州。存孝攻之三日。語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乃得遁去。

存孝取晉絳。注見前。二州。大掠慈（唐置慈州。金曰吉州。今州隸山西。）隰。注見前。之境。

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冤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于扆座。納制敕于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鉄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濬建至河陽。撤屋為栰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復置昇州。（今江南江寧府。唐初曰蔣州。乾元初改昇州。上元後廢。大順初復置。）

時張雄據上元。詔復置昇州。以雄爲刺史。未幾。卒。裨將馮弘鐸雄同里人代之。楊行密之圍揚州也。雄帥軍浮海屯東塘。城中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通天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富過所望。即不戰去。後遂據上元。雄善撫衆。人懷之。其卒也爲立祠。

辛亥二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

初。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擊魏。丁會葛從周。取黎陽臨河。隋縣。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麗師古。曹州南華人。霍存。洛州曲周人。下淇門。鎮名。在今衛輝府汲縣。衛縣。隋縣。即古朝歌。注見前。全忠自以大軍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魏博自是

服于汴。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字蘊曜。慎由從子。徐彥若商之子。同平章事。

濬既敗故與緯同罷而相昭緯彥若。緯出為荊南節度使濬出為鄂岳觀察使。楊復恭使人劫緯于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李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揮。于是再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既又加克用中書令。貶濬繡州唐置。宋省。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司戶。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求救于朱全忠。全忠表盛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孫儒攻宣州。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轉戰而南。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即宛溪在今寧國府宣城縣東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濛臺氏古臺駘之後以名爲氏。濛。合肥人。將五百人屯溪西。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illegible]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縣屬江寧府。行密使將李神福。洛州人。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未幾儒引還揚州。遣將據滁和。行密即攻復之。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彊。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沐。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illegible]

節使下敢橫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弁髦何有于桑梓一令况師範並無纖心効忠之

兵復逼宣州。屢破行密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于錢鏐。鏐以兵食助之。行密遂取常潤。會瑭溥遣兵南侵。至楚州。行密將張訓等擊敗之。復取楚州。張訓。滁州清流人。

二月。以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起兵討之。至是師範遣其將盧宏擊棣州。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請避位。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密州安邱人。曰。汝能殺宏。吾以汝爲大將。宏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鄩殺宏于座。師範慰諭士卒。自將兵攻棣州。殺蟾。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節度使。師範和謙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聽事。自稱百姓。拜之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可紀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敬瑄拒命數年豈可無端議赦建執持未爲非理但力促節使還朝自任討賊各爲功懼難成實乃心覬重鎮[illegible]自不可掩道昭度遲疑遷延擾[illegible]小吏則更[illegible]而庸夫遂

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彗星出三台注前見入太微注亦見前長十丈餘。

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乃下詔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建見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于是建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同與癬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駱保于行府門臠食之。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

因而膽落舉手而授之印節建於是如虎傅翼益不可制西川之釁詎非昭度釀成哉

節授建郎曰東還建送之出劍門郎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赫連鐸走吐谷渾降部之居代北者。後克用攻殺之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為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城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徙敬瑄寓居新津後周縣今屬成都府建以一縣租賦贍之尋授建為西川節

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乃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多為監軍。上舅王瓌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栢津。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即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

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唐初。分藍田縣地。置玉山縣。尋廢。營。因廢縣而名。以屯禁軍。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于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望見潰走。守信與楊復恭挈其族趣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時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詔以其弟彥暉代之。遣中使往賜旌節。楊守亮因而奪之。使楊守厚將兵攻梓州。彥暉求救于王建。建遣兵救之。守厚走還。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時昭信防禦使馮行襲方奉命治金州。逆擊大破之。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

順節承命討逆不能殺賊立功已負委任及禁軍肆行攘奪若罔聞繼復陳兵隨驕橫不法其罪實無可逭然不過一宿衛都頭耳執而誅之初非難事誘殺既已失刑表賀尤堪嗤鄙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患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壬子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軍。邠寧 王行瑜鎮國軍。華州 韓建同州匡國軍。 王行約秦州天雄軍。 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嶶

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元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以時溥爲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全忠取曹州徐之驍將劉知俊降之溥軍自是不振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復值水災人死者十六七溥困甚請和于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朝廷不得

已復以溥爲感化節度使

夏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

孫儒屢攻宣州大順二年正月十二月凡再攻至是年二月遂圍之楊行密謂諸將曰儒之衆十倍于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山名注見前何如劉威彭城人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盧州人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後漢縣今爲州屬浙江湖州府斷其糧道

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頵擒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代北人。）守潤州。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厚其廪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既而詔以行密爲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舒城人。）曰。兵火之後。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是被兵六年。江淮之間。掃地殆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招撫流散。輕傜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完足。幾復承平之舊。揚一益二。言揚州第一。益州爲次也。）

冬十月。以李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

李克用之復取潞州也。李存孝以不得昭義。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以存孝爲汾州刺史。憤怒始有叛志。已而克用表存孝爲邢洺磁留後。克用所署節度使安知建潛附朱全忠。乃表存孝代之。存孝與李存信。俱爲克用假子。存孝本安敬思。存信本張氏子。俱見前。不相睦。存信有寵于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等數縣。李匡威救之。克用大掠而還。既而鎔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臨城唐縣。今屬直隸趙州。堯山唐縣。今順德府唐山縣是。存孝救之不克。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因譖存孝無心擊賊。疑有私約。存孝聞之。憤怒且懼禍及。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

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二月。初行景福崇元歷。

太子少詹事邊岡等所造。

癸丑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

茂貞自請鎮興元。故有是命。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李克用圍邢州。王鎔致書解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乞師于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于元氏。注見前。克用引還。攻邢州。既而鎔救邢州。克用敗之。復

與達和。

李匡威爲弟匡籌所逐。奔鎭州

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醉而淫之。及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王鎔迎歸鎭州父事之。既而匡威謀奪鎭州。爲鎭人所殺。匡威爲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潛謀奪鎭州。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鎭久。鎭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鎔年少。易之。與鎔駢馬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門。鎭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登屋。共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

以柳玭爲瀘州注見前。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久謫于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建令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恐失于轂中。馮涓宿之孫。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先是。濠泗二州時溥巡屬。降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子友裕攻

濮州朱瑄巡屬。拔之。遂令移兵擊時溥。既而友裕圍彭城。久之不克。至是全忠自將如徐州。都指揮使龐師古先拔佛山。即石佛山。注見前。寨遂拔彭城。溥舉族登燕子樓。在徐州府城東北隅。張建封所築。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乞除文臣爲節度使。朱友裕之圍彭城也。時溥數出兵。友裕堅壁不戰。都虞候朱友恭譖之于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龐師古。使代之。將按其事。書誤達于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十騎逃入山中。潛匿伯父全昱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張夫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六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立爲之返。朱友恭。本壽春人。李彥威。全忠養以爲子。

幽州將劉仁恭深州樂壽人。攻李匡籌。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

爲帥。還攻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

先是福建觀察使陳巖卒。都將范暉自稱留後。巖疾病。遣使召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暉諷將士推已爲留後。發兵拒潮。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暉。經年不克。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急攻之。至是暉棄城走。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厚撫其家。汀建州降。汀州唐置。今爲府。建州注見前。羣盜皆潰。尋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已又以爲節度使。後潮擊破黃連洞蠻。閩地畧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黃連洞在汀州府寧化縣東。

茂貞表辭狂悖無狀昭宗痛憤發夷決策命討尚稍知振作但內未除左右之奸而欲外翦邠岐之賊豈可得乎讓能位居宰輔誼當休戚與共乃臨事畏避股肱心膂之謂何至其奉詔還籌謀無不泄庸碌無能更不足為責備矣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通鑑考異。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炎字。改郯作覃。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橫。上表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謂王瓌。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謂楊復恭。但觀彊弱。不計是非。體物錙銖。謂量物微有輕重。卽待之有異。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衡所以權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曾史。視若游塵。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驩兜。皆為折支舐痔。語蓋本此。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搆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陵夷。卿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居元輔。與朕同

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敕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王行瑜岐李茂貞。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千百人。邀西門君遂馬。及崔昭緯鄭延昌字光遠。從讜從兄弟。景福元年同平章事。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倡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遂有是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合肥人。為刺史。

先是。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儔本行密部將。以州叛附朱全忠。全忠不納。行密遣兵克而斬之。行密先冢。皆為儔所發。左右請發儔父母墓。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及是。行密遣田頵攻歙州。刺史裴樞。樞字紀雲。遵慶曾孫。城守久不下。時諸

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既而行密復取舒州

九月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海軍本置于潤州今以命錢鏐于杭州

鏐發民夫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臨安志鏐先築夾城周五十里有奇後又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唐湖霍山范浦周十七里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戶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而兩鎮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

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于臨臯驛。在長安城西。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戸。斬西門君遂等三人。

以韋昭度崔允。字垂休。一字昌遐。愼由子。同平章事。

允外寛宏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戸。終爲緇郎所壞。緇郎。允小字也。

冬十月。殺雷州司戸杜讓能。以李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鎭。崔昭緯復從

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于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行瑜安敢輕議。遂有是命。

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

朱全忠請徙鹽鐵于汴州。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邵州刺史鄧處訥（邵州龍潭人。）取潭州。殺周岳。

初。處訥從閔勗爲邵州刺史。勗爲周岳所殺。事見前。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謂閔勗。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爲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斬岳。自稱留後。詔以爲節度使

甲寅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

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以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同平章事。

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

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已而綮累表避位。竟致仕。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先是。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紿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及是。邢州城中食盡。存孝出見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囚之以歸。車裂于牙門。存孝驍勇。軍中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身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撾陷陳。萬人辟易。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訥。

孫儒之敗也。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比至洪州。已十餘萬。及是至醴陵。（後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鄧處訥遣其將蔣勛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在長沙府善化縣東。疊峰拔峙如城。中間僅通一路。今名關山。）殷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趣潭州。守者以爲鬬兵還。納之。建鋒徑入府。殺處訥。自稱留後。已而朝廷以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殷爲內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邵州。建鋒不許。勛引兵寇湘潭。據邵州。建鋒遣殷擊之。洲潭梁縣。今屬長沙府。）

王建克彭州。唐置。今為縣。屬成都府。殺楊晟。

初田令孜以楊晟為威戎節度使治彭州。令孜旣敗。王建遣兵圍之。久而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世亂為兵。度諸將唯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因條列為狀。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以處招安百姓。四乞招安之事須委宗侃專掌。五乞嚴勒諸寨。其前日所虜。悉部送招安寨中。敢匿者斬。六乞置行縣以撫理百姓。給帖壯者使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瘞藏者。宜令行縣曉諭使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宗侃白建。建悉從之。三日。山中民爭出赴寨。月餘。各復故業。及是。彭州城中食盡。建克之。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

魯甘爲昭緯爪牙黨私攻訐謬博直名較谿之僉邪附勢更爲奸巧而彼此猜猜交鬪撓紊朝常唐室紀綱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六月。以李谿字景望。鄘之孫。同平章事。尋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谿爲相。時鄭延昌罷。以谿代。方宣制。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嘗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爲國不祥。詔停崇魯見任。

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閬州。楊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闕下。斬于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犬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于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冬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唐光啟中置今直隸宣化府是)進圍新州。(本北燕州光啟中更名今宣化府保安州是)匡籌遣兵救之。李克用逆戰破之。新州降。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籌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

遣兵攻殺之。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自李全忠得幽州。凡三世十年而滅。幽州軍民。以麾蓋歌鼓。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本姓苻。宛邱人。克用養以爲子。劉仁恭。畧定巡屬。

以劉隱爲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謙以刺史兼賀江鎮遏使。賀江源出廣西富川縣。南逕賀縣。至廣東肇慶府封川縣。亦曰封溪水。入西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既而崇龜卒。嗣薛王知柔代爲節。未至。會廣州將盧琚譚玘作亂。隱以封州兵攻殺之。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知柔。贈惠宣太子業五世孫。

乙卯　二年春正月。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

王重盈卒。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珂本重榮兄重簡子。重榮養以

爲子。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表自陳。且求援于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二月董昌僭號于越州。

昌爲政苛虐。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爲越王。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諂之者曰。與爲越王。曷若爲越帝。于是民間訛言。相率塡門。請昌爲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閩人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與于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昌族誅之。又問會稽令吳鐐。鐐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以取滅

亡邪。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遜曰。浙東雖領六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遂稱皇帝。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鸑鷟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已曰聖人。 鸑鷟鳳屬。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

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谿文學。復以爲相。崔昭緯與邠岐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谿再入相。昭緯使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

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于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

以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

從李克用之請也

崔允罷以王摶字昭逸輿曾孫同平章事

王珙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詔以允充護國節度使摶同平章事

以王珂爲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于國請賜珂節鉞

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陜州。珙爲河中。上報曰。先已允克用之奏矣。

楊行密取濠州。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爲子。其長子渥字承天。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字正倫。後復姓李。名昪。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胡三省曰。徐知誥事始此。既而行密復取壽州及漣水。隋縣。今日安東。屬淮安府。

夏四月。罷諸王將兵。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罷之。

五月。制削奪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漢縣。今屬同州府。）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

茂貞建各將精騎數千入朝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于陝王珂于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懿宗子帝弟也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以昭緯濬通藩鎭因改用緯濬而緯濬亦即結交藩鎭之人蓋唐祚久衰諸臣中具謀國之心者百無一二而一二人者又無經濟之才如杜讓能等且漸滅殆盡而所用率皆僉邪氣運至是尚可與圖存乎

六月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鎭。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既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夕至闕。詔和解之。

李克用舉兵討三鎭。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鎭。今曰石門谷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長安志。唐昭宗出幸南山。次石門佛寺。即此。質實以爲在淳化。又以爲在靜寧。皆非。糾謬以爲在郃陽。尤誤。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鎭。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王行約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

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尚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本姓閻。名珪。茂貞假子也。謀刦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刦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晩。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于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燄蔽天。時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入衛。旣至。兩軍退走。上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以筠

居寶兩都兵自衛。幸石門鎮。出啓夏門。幸南山之莎城鎮。駐于石門佛寺。啟夏門長安東南門。莎城鎮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克用遣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于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于克用。因留監其軍。克用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攻王行瑜梨園寨。今邠州淳化縣治。是明史地理志。淳化縣宋以雲陽縣之梨園鎮置。擒其將王令陶等。獻于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以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元宗子玢。封延王。戒丕其後也。諭克

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復以崔允同平章事。

允雖授河中節不得赴乃復以中書侍郎輔政。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

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克用長子即後唐莊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于吾家。（胡三省曰李存勗始此。）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王建遣兵赴援屯綿州。

建頓兵不進。已奏言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畧奪輜重。請興兵討之。

冬。十月。貶崔昭緯爲梧州司馬。以孫偓（字龍光。武邑人）同平章事。以昭緯黨附邠岐。故貶。以偓代之。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兵于梨園北。李罕之李存信等又急攻之。王行約行實遁去。行瑜以精兵五千守龍泉寨。（即龍泉鎮。在邠州三水縣東北。）李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脅廹乘輿。皆茂貞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

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行瑜等爲部下所殺傳首京師

朱全忠圍兖州

朱全忠遣葛從周擊兖州自以大軍繼之圍其城朱瑄遣其將賀瓌字光遠濮陽人柳存薛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兖州之圍全忠自中都本平陸縣唐更名故城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漢縣今屬曹州府南及之屠殺殆盡擒三將俘三千人會大風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命所得俘皆殺之縛三將徇于兖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既而殺存及懷寶聞瓌名禮而用之瑄瑾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騎以救之

克用乘勝進取其心固不可信然使因其力以去茂貞則京西地近京師朝廷或可自除鎮師以資翼衛沙陀雖盛一時焉能越長安而遽據之乃一時書臣畏首畏尾若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詔李克用進爵晉王。李罕之蓋寓諸將佐進官有差。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洛陽人。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于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覩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詔又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克用性嚴急。左右無敢違忤。惟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

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

丙辰三年春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

李克用遣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汴州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于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由是得專意東方

夏四月。河漲。劉守謚曰。志患始也。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建鋒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佶長安人為留後。佶將入。馬忽踶齧傷髀。將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至。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朝廷尋以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而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敵矣。殷

從之。已而張佶克邵州，擒蔣勛，詔以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多爲羣盜所據，殷遣兵以次攻連、郴、衡、道、永諸州，皆下之。

高郵揚州人

崔昭緯伏誅。

昭緯既貶，復求救于朱全忠，詔遣中使賜昭緯死，及于荊南，斬之，中外咸以爲快。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先是，鏐遣其將顧全武（餘姚人。）討昌。昌將多降，遂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圍之，昌始懼，去帝號。會楊行密克蘇州。（行密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行密，虜刺史成及。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成及字弘濟，錢塘人。）鏐急召全武使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及是，全武

攻克越州外郭昌猶據牙城拒之鏐遣給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令武斬之。昌在圍城中貪吝苛斂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兗鄆破之。

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召葛從周于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多鑿坎于陳前。戰方酣。克用馬蹶。幾爲汴人所獲。顧射其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引軍還。從周復擊兗鄆兵。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克用發兵赴之。輒爲魏人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于河東。茂貞遂兵逼京畿。覃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旣而上復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

朱朴本端鄙小人。進由方士。大言不慚。豈足深信。昭宗悅其巧佞。遽晉平章。已

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崔允罷。以陸扆(字祥文。贊皇人。徙家陝州。)同平章事。

上以允崔昭緯之黨。故罷之。而相扆。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遂奏與鄰道發兵入援。

王摶罷。以朱朴(襄陽人。)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

儗諸貞觀之得魏徵思復
觀太平之治不亦悖乎

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以朴爲相。朴肅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

九月。以崔允崔遠濟之同平章事。貶陸扆爲硤州注見前。刺史。

允之罷相。韓建之志也。允密求于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允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奏召允爲相。遣使諭止全忠。允恨扆代己。誣以黨于茂貞而貶之。

冬十月。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左右之。竟不出師。尋罷偓招討使。

以錢鏐爲鎭海鎭東節度使。王摶復同平章事。先是董昌既誅。以摶爲威勝節度使。鎭浙東。至是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摶同平章事。鏐兼領兩鎭。改威勝曰鎭東。

丁巳 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胡三省注。皆嗣王也。睦。韶。韓。代宗之後。彭。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舊史皆逸其名。及其世系。謀殺臣。刦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

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

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

殿後四軍。頗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于是天

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

奏斬之。

立德王裕爲皇太子。

建既幽諸王于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

欲以解之。本名祐。更名裕。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兖州。克之。朱瑾奔淮南

龐師古葛從周。并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

引水爲深濠以自固。師古等爲浮梁夜濟。瑄棄城走。野

人執之以獻。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後改名懷英兗州人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境以給軍食。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瑾及儼等帥其衆奔淮南。于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守淄青。亦服于全忠。瑾至淮南。楊行密逆之。表領武寧節度使。淮南舊善水戰。不習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荅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

二月。孫偓朱朴罷。

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故與偓俱罷。

夏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綦江縣是刺史。以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徙茂貞鎮西川。覃王鎮鳳翔。先是遣宣諭使李恂和解兩川。及是。建克梓州南寨。會恂至。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于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宦者殺通王滋宣宗子帝之弟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于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

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猶言家主也救兒建

盡殺之以謀反聞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千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于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爲仁恭將單可及所敗可及引兵逆戰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河東兵遇伏大敗克用醒而後知之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畧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于骨肉嫌忌生于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

冬十月以韓建爲鎭國匡國節度使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建爭東川三年與彥暉五十餘戰至是攻之益急彥暉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滌本華洪王建更其姓名爲留後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在淮安府清河縣西南舊泗水入淮之口今爲黃淮交滙處全忠大敗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注見前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

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于清口。或曰。營地汙下未可久處。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爲惑衆。斬之。瑾以五千騎引渡。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瑾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淸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鎭海節度。行密待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皆爲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全忠不能與之爭。

立淑妃何氏爲皇后。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乾寧三年。升福建爲威武軍。王潮卒。

王潮以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

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知軍府事。潮既卒。詔以審知爲節度使。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

南詔上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淺蠻三部而蠻反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建絕其賜。斬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崍之南。不置障戍。蠻亦不敢侵盜。

貶張道古青州人。爲施州司戶。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之。仍下罪狀。宣示諫官。

改年號以避逆臣家諱可謂冠履倒置庸懦若此安得不為天下所輕唐室陵夷至是蓋亦無足論矣

戊午 光化元年。是年八月還京。方改元。 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

上下詔罷已息兵。復茂貞官爵。仍以為鳳翔節度使。

以韓建為修宮闕使。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與建皆懼。請修復宮闕。奉土歸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建及茂貞皆致書于李克用請和。仍乞工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本義成。以全忠父名誠。故改宣義。天平節度使。

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字東卿。萬年人。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

之許。震爭之力。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洺邢。磁州。自此晉汴歲爭三州。

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

軍中推其子紹威字端已爲留後。尋授節度使。

冬。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爲節度使。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行瑜

恃功要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逵二三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爲也俟還鎮當爲公論功爾罕之不悅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不許罕之鬱鬱及是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全忠表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已而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李嗣昭圍之刈其附城禾黍三十里皆盡德倫宵遁克用表孟遷爲留後賀德倫河西人

己未二年春正月崔允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允附朱全忠上醜其行而罷之乃復相扆

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先是。義昌節度使盧彥威。與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留後。兵勢甚盛。有并吞河朔之志。至是。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攻拔貝州。城中萬餘口。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節度使盧紹威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李思安（陳留人。）將兵救魏。大破幽州兵。斬其將單可及。（可及。幽之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時葛從周將精騎已入魏州。復與仁恭戰。仁恭又大敗。燒營而遁。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

故城在正定府井陘縣西北。別將氏叔琮氏姓。叔琮。尉氏人。拔遼州唐置。今隸山西

李克用遣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擊破叔琮。從周引還。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請于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爾。及戰。德威微服往挑之。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

夏六月。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

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字德光。許州人。復殺璠而代之。附于朱全忠。改名友謙。預子子姪。全忠于是又兼有陝虢。

庚申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

李克用大治晉陽城塹。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

昭宗時宵佞塞朝惟王摶尚達時務且知以方正自持乃為群邪所嫉並見排擠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矧並一木而去之耶

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啟寇心

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

全忠遣葛從周將兵擊劉仁恭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救于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救之既而克用復遣兵攻邢洺以救仁恭汴軍敗會久雨全忠召從周還

六月以崔允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摶

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允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摶恐其致亂從容言于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允聞之譖摶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允罷相意摶排己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允復相之貶摶崖州司戸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皆賜自盡于是允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

秋九月以徐彥若爲淸海（乾寧中賜嶺南節度使號自淸海軍）節度使

崔允以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鎭皆爲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時崔遠亦罷以裴贄同平章事 裴贄字敬臣坦從子）

朱全忠攻鎭州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擊之鎔懼遣判官周式

詒全忠請和全忠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皆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于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于侵暴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爾乃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爲質全忠引還官張澤言于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于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擊劉仁恭拔瀛景鄚三州（張存敬譙郡人）

冬十月馬殷取桂州

靜江軍（是年升桂管爲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

全義嶺。（在桂林府興安縣東。）以備馬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爲瓊鄉道以襲秦城。（在興安縣西南。范成大曰。秦戍五嶺時築。）擒可璠。遂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巖州唐置。今柳州府來賓縣是。餘注俱見前。）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處存子。）奔晉陽。

張存敬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以存敬兵少無用依城示怯。郜乃遣處直逆戰。大敗。郜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之。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于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密邇。且婚

姻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由是河北諸鎭皆服于全忠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帝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自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允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允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允等狀請太

子監國允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卽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宫矯詔立之以上為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宫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搒殺之

進士李愚客游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順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 李愚字子

晦。無棣人。崔允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反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字興緒。抱真之孫。）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宦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元暉（史無里系）如京師。與崔允謀之。

辛酉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鹽州五原人。）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允聞之。遣判官石戩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

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允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爲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李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

之三使相。上寵待允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李茂貞爲岐王。

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一

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允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允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于是復以宦者爲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

允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允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偓字致光萬年人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允不從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拒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皆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王珂欲

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
虞鄉。唐縣。今屬蒲州府。哭重榮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
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
日何以見舅于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爲
留後。珂舉族遷于大梁。後全忠竟殺之。

以王溥字德潤。正雅從孫。裴樞同平章事。
溥常在崔允幕府。故允引之與樞同相。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于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蹇傲。遣氏叔
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
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

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昭以兵騎躡之殺獲甚衆（氏叔琮逼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全忠以丁會代守潞州）

夏五月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爲帥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軍而不復歸至是崔允欲抑宦官罷之令酤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允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爲仇敵矣

閏六月。解崔允鹽鐵使。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子綯之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因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允。宦官側目。允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允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允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恂恂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往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允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

欲誅宦寺而以宫人典掌內司爲此策者未嘗不自以爲周審庸知奸徒即乘隙以售其術謀既不臧機復不密其克有濟也鮮矣

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允密謀日夜謀所以去允者時允領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允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允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允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誨獨不肯從他日韓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令狐渙欲朕召允及全誨等于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

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爾上曰善旣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朱全忠得崔允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爲功恐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允速飛書兩鎮使合謀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對曰茲事失之于初當其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崔允本留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汴兵若來必與鬬于闕下臣竊寒心十月全忠發兵

大梁。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先是錢鏐使顧全武克蘇州擒淮南將秦裴以歸。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引水灌之。城壞乃降。崑山。梁縣。今屬蘇州府。及是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攻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在湖州府長興縣南。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行密前所獲鏐將成及。亦還之。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韓全誨等聞朱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刦
上。請幸鳳翔。上密詔崔允曰。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
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侍側同議政事。
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
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
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于上
曰。全忠欲刦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
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
李彥弼卽于御院縱火。上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
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
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

必爲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允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鎭。全忠乃拜表奉辭。全忠移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繼徽爲李茂貞養子。及是復姓名楊崇本。茂貞以詔命徵兵河

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昭戎節度使馮行襲。亦遣使聽命于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兵。皆爲行襲所殺。全誨又徵兵于王建。建使王宗信等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

以盧光啟（字子忠。）參知政事。崔允裴樞罷。

時宰相皆不扈從。光啟以兵部侍郎。權勾當中書事。參知機務。允樞之罷。宦官之意也。

十二月。青海節度使徐彥若卒。

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